

●内江作家丛书●

鑄金甌

唐炳国 著

内江作家协会编

●内江作家丛书●

鑄金甌

唐炳国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江作家协会编

铸金瓯

唐炳国 著

内江作家协会编印

简阳市教师进修校印刷厂印制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24,000 字

印数 0001—1000 册

1995 年 6 月第一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图书准印证：内市(95)字第 037 号

工本费：8.00 元

前言

本书作者喜好在浩瀚的历史海洋里游泳，直觉深邃莫测奇妙无比其乐无穷。游得久了，胸中便波兴浪涌，上得岸来，仰望碧空，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呼喊——

啊！祖国——母亲！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是母亲宽厚的躯体；五十六个民族苗裔，是母亲的骨肉。五千年来，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亿万子孙，她用温馨의 胸怀孕了灿烂文化，她披着一身坚甲和光辉，始终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她具有不可征服的强大力量。任何妄图割裂母亲躯体，分离母亲骨肉的人，都是对母亲的背叛，都会遭到忠于母亲的子孙们的严厉惩罚，都会成为千古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地滚滚向前，而历史的道路却是千回百转关隘重重。母亲发展壮大的光辉里程，也是一部躯体被割裂骨肉被分离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母亲的忠实儿孙惩罚分割者的历史。试看数千年来，大的、小的，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这样险恶的时刻：母亲的躯体被割裂骨肉被分离，遍体鳞伤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呼唤。然而，“天上众星皆拱北，世间无水不朝东。”分割者总是以毁灭而告终，母亲的躯体复归完整，更以新的壮美姿容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历史就这样洗亮了世人的眼睛：母亲的躯体决不容割裂，母亲的骨肉决不容分离。离开了母亲的躯体就如双脚离开了大地，就不能生存就不能发展就会遭受外强欺凌；而紧紧依偎在母亲怀抱里，就会有依仗有力

量就能顶天立地所向无敌！

清朝初页的一段历史，可以请来作证。

宝岛台湾，同样是母亲躯体的一部份；台湾民族，同样是母亲的亲生骨肉。追本溯源，已历数千年矣！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是一个维护母亲躯体完整的历史功绩。惜乎，仅在一年之后，他便抱憾逝世了，他与清廷和谈两岸统一的计划和行动也随之夭折。郑经可谓是郑氏之不肖子，他阴谋把王位夺到手之后，即与不可一世的大分裂者吴三桂合流，向母亲的躯体和骨肉挥起了罪恶的屠刀！“三藩”既灭，郑经“反攻内地”的战火还炽烈地燃烧了八年。然而，历史毕竟有它不可更改的发展规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致两岸合璧，宝岛复归母体。这便是母亲历史上大书特书的第一次和平统一台湾。

揩干身上从历史海洋中游泳起来的水渍，倚着莽莽青山遐思：母亲是那般慈祥那般坚韧，历史是那般多采那般公正。现实可以辉映历史，历史亦能观照现实。史迹可以鞭策今人生发更多的体验，能够开启后人更多的思索。如果这段历史故事能与现实生活相融汇，能增益我辈对祖国母亲的挚爱情怀和忠诚奉献，作者将会感到欣慰。

作者

1995年5月

第一章

台湾岛，那般地美丽而苍凉，宛如一片巨大的芭蕉叶在万顷波涛中沉浮飘摇。拍空的排浪发出震天的轰鸣，好象有千军万马终年在激烈地战伐厮杀。这时候，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宝岛上，不足三十万人口。众人翘首的中心，是南部临海的那座宏伟坚固的城池，城中有座“延平郡王”府，被台湾人奉为神圣的郑成功便住在里面。

自从去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率领二万五千人马二百多只战舰赶走了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之后，便以原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二县管辖全境。时光匆匆流逝，转瞬已过一年，眼下又是五月繁花时节。然而，郑成功的脾气却变得日益暴烈，心绪总是烦躁不安，对文武官员和三位夫人常是无名火起大声喝斥。不过，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也不多去计较。只盼在他的指挥下完成刚开始的宏图大业。

这天早晨，郑成功刚起床由董夫人服侍梳洗穿戴完毕，谋主(大陆人一般称军师)陈永华便到寝宫来了，说有紧急军情禀报。陈永华高大魁伟，方脸黧黑，智勇足备，生性忠直。他原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部将，后来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他便

随郑成功继续坚持斗争。他对郑成功忠心耿耿，郑成功亦诚挚待他，真是情同手足誓同生死。郑成功的后宫，只有陈永华可以出入无忌。他一进门就说：“王爷，红毛鬼（荷兰人）亡我之心不死，东印度公司又派遣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舰队前来进犯。据探子报说，这次来的人马不少呢。”

郑成功一听就怒火燃烧，大声说道：“这些红毛真是可恶！去年他们缴械投降了，我才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如今又两次三番的卷土重来，想是活得不耐烦了。我早就给他们明白宣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容外人染指。他这次来，同样叫他有来无回！”说完，就到银銮殿召集文武官员吩咐，立即备好六十艘战舰，他亲自出海迎敌！

郑成功的弟弟郑世袭忙说道：“兄王不可！去年攻取台湾时，是由陈广和陈冲两位将军率领战舰在前面与红毛作战的；这回可仍由他二人领兵驱敌，兄王身系千钧，只须在王府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就行了……”

“不行！”郑成功固执地打断了弟弟的话头，“我要亲自将红毛全部葬身海底，叫他们再也不敢前来犯我台湾！”

众人只得遵命随他出海迎敌。六十艘坚固的战舰迅速出港，在海上列队摆阵，五千名水兵横枪握刀执挠挽弓严阵以待。郑成功腰悬宝剑挺立在旗舰船头，圆圆的淡黄脸上铁一般威严，海风吹拂着他那浓浓的髭须在项下飞舞，浪花洒浸着他的战袍他也纹丝不动，简直如石雕铜铸一般。

五月的阳光晒得水兵们暖洋洋的，日月旗在晴空里抖着威风，海面上如绽开亿万朵大的小的金色的银色的花朵。没有郑成功的号令，谁也不得擅自行动，只能耐心地让海浪颠来摇去。快到半晌午，郑成功忽然举起单管望远镜看了一忽，吐出

两个字：“来了！”

众人眯缝着眼望出去，果见远远的海面上飘来一片黑影，渐渐地，看清楚了：红毛的舰队约有三四十艘战舰，前面的十来艘是去年被郑成功的军队打沉过五艘的那种长三十丈、宽六丈，船板厚二尺余的“夹板船”，甲板上有五个桅，每艘装有大炮二十至三十门，威力颇大。舰队激起的浪涛犹如金山银壁，直向台湾岛推来，颇为气势汹汹。

“啊！”突然，郑成功惊呼了一声，同时举起望眼镜向西面凝望着。将士们侧目向西面望去，只见另有一支舰队全速向这边驶来，阳光下闪耀着一面面黄龙旗。那是清军的舰队！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惊疑不已。郑成功更是心里一沉：莫非是红毛联合了清军来攻占台湾？要是那样，这一仗难有胜利的把握。

奇怪！荷兰舰队进入到郑成功的大炮射程之内，突然掉转方向朝北驶去了；再回头看清军的舰队，也鸣金擂鼓往回驶去。将士们顿时发出欢呼：“看到我们的威风，红毛和清军都吓得夹着尾巴逃跑啦！”

郑成功深沉地说了一句：“红毛如果没有清军的支援配合，就根本不敢靠近台湾一步！”其实，他已观察判断：清军并未与红毛联合攻台，而是从福建出发追击红毛。正是在清军与郑成功的夹钳下，红毛才匆匆逃窜的。这情景，引起了郑成功深深的思考，好一阵他才挥手传令：“收兵！”

明代的晚期史称“南明”。桂王朱由榔在 1646 年称号永历皇帝，在 1653 年时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但直到他收复台湾后才正式有了王府。原荷兰人在台湾南安镇修筑的赤嵌城，只不过比一般台湾人的住房好一些的建筑，砖石砌成，木瓦结构，两层楼房，围墙坚固。郑成功打下赤嵌城后，便将原殖民者头目的官邸加以修缮改建，按明代藩王的规格进行布局，作为“延平王府”。这在当时台湾来说，算是很豪华的了。郑成功运筹画策和与文武官员商议军政大事，都在里面进行。

今天，他收兵回城进入王府，便一个人呆在后宫对海上的事继续思索：清军为何没有联合红毛来攻取台湾呢？这意味着什么呢？

“王爷！”这时候，军师陈永华又进来了。他手里持一封书信呈递给郑成功，说道：“张煌言派人给王爷送来书信。”

张煌言何许人也？他原本是明末遗老，是南明鲁王朱以海的兵部尚书，矢志反清复明，曾与郑成功协同作战多年。他竭力反对郑成功收复台湾，要郑成功和他一起以东南沿海为基地推翻清王朝。郑成功渡海作战后，他仍在安徽、江苏一带孤军奋战。现在，他写信来何事呢？郑成功拆书看后，往桌上一扔，讥笑道：“什么‘弃此十万生灵不收，安用争夷岛？且苟安一隅，恐将来金厦亦不可守’。真是迂腐之见！”

陈永华小心地问道：“张煌言信上说些什么？”

“你看吧！”郑成功指了指桌上的信，说：“无非是担心我在台湾贪图安乐，销磨了进取之志，因此催促我渡海回去和他一起与清军作战，恢复大明江山。”

陈永华看完信，试探道：“王爷之意呢？”

郑成功苦笑道：“倘若能够一举恢复大明江山，我又何必来此退守台湾岛？不过，倒用不着他老先生担心，我的意志是永远不会被销磨的。”

陈永华点点头：“如此甚好，大业有望。那么，王爷有何长策呢？”

郑成功坐下来缓缓说道：“经营台湾，静待良机。”

陈永华拊掌道：“妙哉，上策！”

郑成功又说道：“台湾还属荆棘荒野，眼下尚属草创。将来经营大事，就全赖谋主之力了。”说完，又拿过信来细看，复又思索良久，自语道：“哼，叫我内渡，我还要全部外渡呢！”随又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陈永华：“军师！上月我命你送书厦门，命经儿将沿海之我军悉数撤渡台湾，可曾有了消息？”

陈永华忽然神色不安起来，说道：“我正说要向王爷禀报此事呢！王爷的命令我是早送出去了，只是昨日接到世子的回信说，清军正在调兵欲攻厦门，那边军情紧张，他不能遵从王爷之命……”

“这个逆子！”郑成功一听好生震怒，咬牙一声大吼，顿觉头昏目眩，忙扶着交椅坐下，口中还不住喃喃：“这个逆子，几次三番抗我军令……”

郑成功几位夫人生有十子，但大都不成材器，唯董夫人所生的郑经“极英俊”，文章武艺也还不错，王府视他为仙童下

凡，郑成功亦甚偏爱。郑经十六岁时，由于郑成功终年征战在外，就命他为监军驻守大本营思明州（即厦门），并经管梧州（即金门岛）军务，可谓极其倚重。谁料，郑经生性骄横，淫乐无度，遇事独断专行，把郑成功也不放在眼里，常对身边人夸耀：“父王征伐十余载，大业终未成就；打天下者，非我莫属！”郑成功发现他的毛病之后，经常严厉训诫，可惜郑经全当了耳边风，甚或阳奉阴违，依然我行我素。有两桩事使郑成功特别愤怒和痛心：

第一桩：“江宁之战”失败后，郑成功果断地作出了战略转变，决定移兵收复台湾，以此为基地徐图进取，同时遣使向清朝妥协议和。无疑，这个决策是十分大胆而英明的，这对于结束国家分裂局面和驱逐红毛收复台湾，都有极重要的意义。然而，张煌言和参军罗自牧却激烈反对，指责得黄胡须直抖：“国姓爷！”因郑成功在隆武帝为唐王时被赐姓朱，故称国姓。而他的真名则是郑森字大木。张煌言这样称呼他，是首先提醒郑成功不要忘了大明朝。他说：“我们以身许国，矢志复明，你这一走东夷，岂非忘了反清复明的大业？”张煌言迂执不识大局，郑成功尚可原谅，令他气愤的是自己的儿子郑经也站到张煌言一边，致使自己在那次两军联合军事会议上处于孤立状态。他一气之下，没理会张煌言的指责，叫郑经把人马全部收缩到金门、厦门结集待命，自己仅带上二万五千人马和二百多号战舰收复台湾去了。攻下台湾后，他又陆续从厦门调去三万多人马，其余兵马郑经再也不让调走了，并几次擅自派兵与清军作战，令郑成功非常气愤。当时，郑成功麾下共有兵马二十多万，战船数千艘。他将部队编为七十二镇，使六官分理庶事，以五万兵习水战，五万兵习骑射，以一万兵来往策应，还有一万专

门对付敌人马队的铁甲兵，队伍战斗力很强，而且军纪严明。不久前，郑成功又传令叫郑经将所有厦门之兵渡到台湾，以便集中力量屯垦，谁知又遭到儿子违抗，使他的战略无法进一步实施，叫他怎不怒气填膺？他近来心情烦躁正为此事，今日闻报不啻火上浇油。

第二桩，叫郑成功气得浑身发抖，却又不便张扬。郑经刚谪事时，就和侍候他的婢女阿芳私通，竟生下一个孩子，此事直到四年后才传到郑成功的耳朵里。郑成功将儿子叫到帐中，先是一顿喝斥，接着两记耳光，他还不解气，又拔出剑来要诛逆子。董夫人连忙护住宝贝儿子，跪下替儿子求情，说要死就母子一块儿死。见郑成功软下心来放下了宝剑，她便撒娇进言：“这种事呢，不出都出了，其实也不是坏事，倒是王爷添了孙子了。王爷这么气呼呼的往外一嚷，让那么多将士知道了，岂不有辱郑氏家门，王爷的威严岂不受到损害？依妾之见，反正阿芳这女子也美貌贤淑，不如干脆叫经儿纳她为妾，一则孙子有人照料，二则名正言顺不落口实。王爷，你以为如何呢？”

郑成功想想，也有道理，这倒是两全其美之策，要真正张扬出去，定会影响郑氏的军威，况且只有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杀了他又会有什么结局？加上董夫人百般娇媚动人，柔情又抚平了他胸中的怒涛，便把剑一扔，长叹一声：“唉！家门不幸却又家丑难扬啊！事到如今，还是给孩子取个名字吧！”他给这个私生子取名郑克臧，择日与儿子纳妾。后来，郑成功虽然非常喜爱这个孙子，却并未抹去对儿子的怨恨和厌恶。

现在，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再次违抗军令，竟把一个能提调千军万马浴血奋战的铁汉子气昏倒了。

“王爷！你但放宽心吧，先喝杯参汤，再好好休息几天。”经

过陈永华的百般宽慰，郑成功方才慢慢缓过气来。他给郑成功递上一杯参汤，继续陪着郑成功闲话，他今天也有话要向郑成功陈述。只有他们二人可以倾诉内心的隐秘。

过了一会，郑成功胸中的波涛已经平息下来。他忧虑道：“军师！你看，眼下这局面，该怎么办好呢？”

“依末将之见，”陈永华低声道：“摆在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坚持王爷的初衷，再设法把金、厦之兵尽快撤到台湾，加速屯垦拓荒，发展生产壮大实力，然后静观事变徐图进取；但这在收缩兵马上会遇到更加顽强的阻力，必须冲破方可。二是以金厦之兵与清军作战，以台湾作为大本营，继续进行反清复明的战争；但这要担更大的风险，更要虑及它的后果。……”

“你这两条都是艰难的途程。”郑成功抚须苦笑道：“这后一条路我们已经走过了。”是的，郑成功对明朝可谓矢志忠贞，为此和投降清朝的父亲郑芝龙也断了骨肉之情。他对清朝怀有刻骨之恨，它不仅夺了大明江山，也辱没了他的亲人。按说，郑芝龙降清后，本可保护家小安全了，可是清兵到了安海地方大肆淫掠，把郑成功的母亲，一位日本籍女人田川氏也给奸污了，致使她自缢而死。国仇家恨使郑成功擎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一直进行了十几年的激烈战争，然而，郑成功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和冷静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十几年的硝烟战火，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代价，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浮起一个又一个的希望。特别是江宁之役，郑成功同张煌言率领的部队协力作战，连克沿海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使东南大振，亦使清朝震动，把南京也围困了数月之久。然而，终于失败了，不得不依然回师厦门。江宁大败，倒使郑成功头脑清醒起来，他看清楚了：清朝统一全国之势已经形成，在大陆脚跟已

经站定，自己坚持反清复明已是势孤力弱，不可能长久坚持下去，弄不好还有覆灭的危险。因此，经过反复思虑后，才在战略上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一面向清朝议和，一面进取台湾。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郑成功看了陈永华一眼，说道：“你既然提醒我注意将来的后果，谅必也知道该不该再走这条回头路了。”

陈永华点点头，含笑道：“是的，如果这条路走得通，我们也不会到台湾来了。再走回头路，也不会改变未来的命运。”

“只是，”郑成功忽又忧虑道：“去年八月，我派蔡政到北京去向清朝求和，十二月带回来的结果却是清朝拒绝议和。看来，我们的计划……”

“事情颇为复杂，我们须悉心谋虑。”陈永华成竹在胸，说：“如今，清朝的顺治皇帝刚刚崩驾，新君康熙皇帝登基，但他才刚八岁尚难理政，朝中大权都操在辅臣鳌拜手中，几位托孤的大臣又在彼此倾轧，因此，清朝拒绝议和也是预料中的事。好在我们已经收复台湾，有了立脚之地，可以处变不惊了。我考虑的是，要是清朝稳定下来，真的同意与我们议和，王爷将何以对待？”

“依你之见呢？”

“王爷不是有八字：‘经营台湾，静待良机’吗？”

两人似乎都胸有方略，但都不愿说出口来，可谓心照不宣。

说到“经营台湾”，郑成功叹道：“看来，还得回到我们去年决定的第一条道路上来。然而台湾尚属蛮荒之地，原来的高山族人只有十一二万，加上我们的军人和大陆过来的农民小商，总共亦不足三十万人，要开发宝岛，谈何容易！然而，不使台湾尽快富庶繁荣起来，我们便难以站稳脚跟……”

“所以，”陈永华接过话头，“王爷命令大量鼓动扶助大陆居民渡海来台，并全部撤回金厦部队，实为英明决策啊！只是，这军队迟迟撤不回来……”他不愿再说下去，怕引起郑成功的怒火。

“不能再宽容这逆子了！”果然，郑成功一听郑经违抗军令又上了火气，他倏地站起身来，大声叫道：“中军！”

一位军校应声而至。他向来治军极严，有令必到，中军马信更是召之即来。

郑成功对中军大声嚷道：“快传全斌、黄毓两位将军前来见我！”

一高瘦一矮胖的全、黄两位将军也是应令而至：“参见王爷，有何差遣？”

郑成功取出两支令箭交与二人，威严地说道：“思明州监军郑经屡抗军令，我命你二人前去将他捉拿回来，军法治罪！”

“这……”二将感到为难，有些迟疑。

郑成功有些生气，说道：“你两人都是军中勇将，郑经不是你俩的对手。他若有半点违抗，你们就将他的头颅提来见我！”

“……遵命！”二人不敢违拗，只得领命而去。

“王爷！这样不妥吧，你们父子之间……”陈永华没料到郑成功这回那么坚决那么大义凛然，不免有些着急，怕闹出事来不好收场。按他的意思得来软的一套，如“鸿门宴”之类，迫使郑经就范。

郑成功却没理会军师的好心，他把大手一挥：“若再犹疑，必误大事！”

3

台湾未来的命运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犹如它在海上沉浮飘摇不定一样，需要一只巨手有力而巧妙地操纵和驾驶。紧要关头，偏偏郑经在厦门拥兵抗命，使郑成功宏图难展；他虽然派大将前往厦门捉拿逆子，但能否如愿尚属难料，因为上次他派郑泰前去召郑经和调兵时就被郑经赶了回来的。因此，这几天郑成功更加烦躁，常常气得眼睛赤红头晕难支。军师陈永华担心他气出病来，便安排好亲兵、猎具请郑成功外出打猎散心。郑成功同意了，也好排解愁肠。

这日，天空早早挂出了万朵彩霞，随即旭日缓缓从海上升起，海水立即闪烁着无尽的金波，宝岛一派苍翠清新格外明丽。郑成功的心情也如阴霾顿散爽朗许多，他一马冲在前边，陈永华和亲兵家将们紧紧扬鞭跟上。

这时候，台湾人口虽然不多，但都集中在南部地区，因而承天府周围地区相对还是比较繁荣的。一到城郊，沿途便见一处处的士兵和农民趁着初夏的大好时节垦荒、播种，有的在收获上季作物。赤豆、胡豆、黑豆等收割下来，甘蔗也砍伐送去榨糖了，接着又插秧、种高粱、栽番薯等谷物，或种姜、葱等蔬菜，显然，许多耕作技术都是由大陆移民带来传授给当地村民的，他们都干得很欢很起劲。猪、鸡、猫、狗等家养动物随处可见，鹿在树林中大胆地追逐嬉戏，据说森林里还有虎、豹、熊等猛

兽，但耕地处不见它们的踪影。野鸡、乌鸦、班鸠、山雀等鸟儿在树林田野上空自由飞翔婉转歌唱。一派活跃、祥和景象。不远处，听见一阵阵粗犷的歌声——

这边在唱：

咳呵呵咳呵呵！

(歌首的衬字)

加斗寅，

祖公时，

吗搏其劳农。

被水冲击。

搭学其施仔捧。

众人就走。

磨葛多务根。

走到山里。

佳史其加显加幽，

没有柴米，

佳史其于马，

没有田园，

麻踏其搭学。

众人好艰辛！

嘻呵浩孩耶嘎(歌首衬字)

也连纠，

先前时候，

镇利乌留岐跌耶。

我祖先能敌傀儡。

那利平奇腰眉，

闻风可畏，

镇仔奇腰眉，

如今傀儡尚惧，

其耳奄耳罩散嘎。

不敢侵越我界。

那边在和：

麻然玲麻什劳林，

今逢丰年大收成，

蛮南无假思毛者。

会集社众。

字烈然与沙无嘎，

都须酿美酒，

字烈劳来奴毛沙喝嘻。

都来赛戏。

麻什描然麻什什！

愿明年还似今年！